

Chatailai Furen de Qingren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英]劳伦斯 著 ●冯铁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英] 劳伦斯 著

冯铁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劳伦斯(Lawrence, D. H.)
著;冯铁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1
(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
ISBN 7-80623-676-7

I. 查… II. ①劳…②冯…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05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24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3.37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217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76-7/I·479	定价 18.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劳伦斯 (1885 - 1930) 英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画家，生于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村。1911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1921年发表长篇小说《虹》，1928年私人出版了最有争议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英美等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解除对此书的禁令。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独特、最有争议的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1
第三章 / 20
第四章 / 29
第五章 / 40
第六章 / 55
第七章 / 72
第八章 / 90
第九章 / 108
第十章 / 119
第十一章 / 158
第十二章 / 176

第十三章/192

第十四章/216

第十五章/234

第十六章/248

第十七章/270

第十八章/287

第十九章/305

第一章

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时代,而我们正身置其中。但我们不能因此绝望而消极地对待这个时代。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已成事实,废墟环绕在四周。我们开始重建小小的栖身之地,祈祷新的小小的愿望。道路上满是荆棘,没有一条可能前进的光明之途,我们慌乱在路上或蹒跚而行。即便是没有希望,我们仍要坚持活下去。

现实对于康斯坦丝·查泰莱来说,似乎就是这个样子的。战争对于她如一个晴天霹雳。她明白,除了坚强地活下去,别无他法。

1917年,她成为了克利福德·查泰莱的妻子,共度了一个月的蜜月之后,他又返回佛兰德前线,在六个月后他那已近乎散了架的身体被运回了英国。那时,二十三岁的康斯坦丝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丈夫,而她的丈夫也才二十九岁。

克利福德坚持着每一丝生存的希望。经过医生足足两年的治疗,他的身体奇迹般的复合了,随后,被宣布重生的他又可以正常地生活了。但是,胯以下的身体已经永久地失去知觉。

1920年,克利福德和康斯坦丝返回了拉格比庄园,回到家族的生息之

地。克利福德继承了已经过世的父亲的爵位,成为克利福德男爵,康斯坦丝自然就是查泰莱夫人。在已渐败落的查泰莱家族,夫妻两人只能凭着并不丰厚的收入维持他们的生活。查泰莱兄妹三人中,姐姐搬出了家,而哥哥已经被战争夺走了性命,家中只剩下克利福德了。

残疾的克利福德永久性地失去了生育的可能,他回到这座在烟雾笼罩的英格兰中部的庄园,只是为了尽可能地撑起查泰莱家族,让这个姓氏继续延续一段时日。

事实上他没有绝望得不可自拔。凭借轮椅他还是可以四处走动,把他那装有小马达的轮椅开进花园,还有那个他引以为傲的葱翠蓊郁而又悲凉的猎苑。虽然他把他的在意掩饰起来。

一连串的重创,他好似已麻木了痛苦的感受,有些反常的他,时常心气高昂,活力十足,那满面红光的脸和炯炯有神的淡蓝色眼睛,好似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的肩膀宽厚,双手厚实,穿着阔绰,只系邦德街的名贵领带。但是,他的眼睛仍能透出一些敌意的警惕,透出一丝自感无用的茫然。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他完全理解了生命的珍贵之处。劫后余生,在他警惕的明亮眸子里满是欣喜,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使他内心中最私密的情感也已逝去,剩下的只是失措的迷茫。

他的夫人康斯坦丝如一个农村姑娘般富有青春活力,一头黑褐色的柔发,饱满的身体,优雅的举止,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她的声音轻柔而有质感,一双迷人的美目,犹如刚从乡下殷实人家出来的闺秀。但那是错觉,她父亲是著名的皇家艺术学会的马尔科姆·理德爵士;她母亲在前拉斐

尔派风行时代是费也社的一位才女。康斯坦丝和姐姐希尔达在一些艺术家和社会主义学者们组成的圈子中耳濡目染,形成了与传统教育大不一样的美学思维。她们俩曾在巴黎、佛罗伦萨、罗马自由地呼吸着艺术气息,也曾出现在海牙、柏林举办的社会主义者们的集会中,演讲者用各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念,没有一丝刻意造作。因此两个年轻的姑娘,很早就对艺术以及理想主义政治处之坦然。艺术和政治的气息在她俩身上结合得自然和谐。艺术的世界性与明显的高尚的政治追求,在她俩的思维中并不矛盾。

在康斯坦丝十五岁的那一年,她和姐姐为了学习音乐一同去了德国的德累斯顿。那是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她们愉快地在校园中穿梭,十足地显示着作为女性的优秀,她们与男子们的辩论涉及哲学、社会学和艺术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见解独到,更胜于男子。当她们漫步于森林,勇敢的男孩背着吉他,尾随左右。他们畅快地欢唱着,自由自在。自由自在——绝好的形容。清晨的森林是自由的世界,歌声悠扬中共同地做着大家都喜欢的事情,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地畅谈是最自由的表达。在这时,谈情说爱不是最重要的。

希尔达和康斯坦丝都在十八岁开启她们的初恋。年轻的男子与她们言语亲近,欢快地高唱,这样的青春气息隐隐透着爱的热烈。郊外的野营,虽然爱已这样大张旗鼓,但女孩子总是羞涩于爱的关系,其实彼此早已认同了这种事情的重要性。而且男孩们总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如公主遇到王子一样,把心连同身体献给自己的人儿?

他们把自己的初次给了对方。幸运儿当然就是那个与自己如影随形的王子。高谈阔论是十分优雅的,情爱和身体的交合虽是最本能的需求,但多多

少有些不合时宜。末了,她们有些幽怨,对要了她们初次的那个男人有些反感,好像是他触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一根弦。不可否认,绝对完美的自由,就是一个女性自尊与生命最大的意义。除了摆脱那个传统而陈旧束缚的性事与从属关系,女人活着还有其他更多的要求吗?

其实,无论多么自然地对待两性关系,无可否认它一直是人类最隐晦、最古老的使命和事实。男性的诗人多是性爱主张者。女性们一直不满足于这种美好,而坚定不移地不断追求更加纯粹的东西。对于女性,比起性事她们更感兴趣于美好、纯粹的自由。最大的不幸是男性无可救药地迷恋于性事,他们的认识与女子们存在巨大的鸿沟。

最终妥协的是女性。面对这些永不满足的男性,他们要,她们也只好给,要不他们就如受了莫大的委屈,悻悻而去,把原本浪漫的气氛搞得僵冷。但,即便女性顺从着这些糟糕的要求,其实心里面还有清晰的愿望。对于这些,善于赞美性爱的诗人和把性爱挂在嘴边如家常便饭的人好像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女性可以在把身体交给一个男人的同时心却独存在外,以免自己会不顾一切地依附于这个男人。有时她会更聪明地用自己的身体来牵制男人。因为她仅仅需要在床上半推半就,吊足对方的胃口,自己就可以从容地享受性交前的快乐,获得最大的抚慰,进而得到最好的高潮快感,这时男人只是充当了工具的角色。

因为战争爆发,她们只好匆匆地返回了故乡,姐妹俩都体会到了爱情的滋味。她们都是与自己的爱人互诉衷肠开始恋爱的,那也就是说,彼此之间拥有非常多的共同话题。与聪明帅气的男孩子亲密交谈,日复一日地交往了几个月……置身其中能够获得巨大的幸福,而在这之前,她们从未获

得如此美好的感受！用实际行动实践着爱情之于她们独一无二的承诺。

当彼此双方心神相通的时候，发生床第之事只是早晚的事，而它本身也是身心的震撼，一种绝妙的体验，剧烈的快感，完全彻底的激动，像个惊叹号，并且它也像个句号，为某个时期作终结。

1913年的那个暑假，两姐妹回到家，她们的父亲就觉察到了一些变化，他了解二十岁的希尔达和十八岁的康妮已经恋爱了。

好比这句话：爱情曾经来过这儿。她们的父亲深知一切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倒是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母亲对此显得神秘兮兮。一心只想女儿们能够享受“幸福”“美满知足”的人生。她始终认为是这个时代束缚了渴望自由的生命。人们眼中的她，拥有稳定的收入，行事雷厉风行。她不满足于这个终生的归宿，所以她的丈夫就成为了怨恨的对象。但，这只是传统的观念桎梏着她的心灵，她没有能力摆脱这束缚。她的悲剧的创作者绝不是马尔科姆爵士，反而是他听任喜怒无常、满腹怨恨的妻子肆意妄为，自己照常行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姐妹俩倒是很“自在”。她们返回德累斯顿后，又与音乐、大学和男同学们在一起了。她们享受着自己的爱人给予的爱，她们的爱人也在享受着她们给予的爱。她们年轻的爱人所能为她们做到的都已竭尽全力地为她们做到了。康斯坦丝的男朋友主修音乐课程，希尔达的男朋友主修理工课程。确切地说，他们能够使她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而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却并不如此优秀。当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

理所当然，他们身上各自发生的小变化，好像在透露他们已经拥有了性爱的经历；少女的身体增添了艳丽和韵味，神情时喜时忧；男孩子则变得稳重、含蓄起来，背面和臀部少了些挺健，多了稍许的忧郁。

在剧烈的性满足后,面对雄性的伟力她们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但她们能够很快地再次抓住出壳的灵魂,恢复活泼和自在,她们清楚地了解性高潮只是一种感觉。

但是男孩们却由于性交所带来的震撼,完全把灵魂交给了对方。后来,他们自己也感觉到有些失态,似乎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一样。康妮的男朋友有些生气,希尔达的男朋友表现得有些絮叨。这是男人的天性。你不搭理他,他埋怨你怠慢他,你要是真理他,他找你麻烦的触角又伸到了其他的地方。也许这才是正常的表现,因为他们是孩子——孩子是不知满足的,即便在女人那里他们得到了一切想要的,他们还是会这样。

战争再次爆发。希尔达和康妮又一次赶回家,虽然5月份已经回过家,这次却是因为母亲去世了。1914年,她们在圣诞前夕得知自己的德国情人都死去了。在一场痛哭之后,尽管还在爱着他们,但也只能把他们遗忘掉,毕竟他们已经死了。

她们住在母亲的肯辛顿公寓里,经常与年轻的剑桥大学小组成员们交往。“自由”和法兰绒裤子,以及敞领的法兰绒衬衫是这个小组成员的标志,他们主张温和而感性的无政府主义,具有磁性的嗓音,行动表现得极为敏感。出乎意料的是,希尔达忽然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人。这个人小组里的一位前辈,家道殷实,自己时常写一些哲学文章。结婚之后他们住在威斯敏斯特,那幢房子不算太大。因为他的家族的关系,他们进入了政府人员的社交圈,虽然不能接触到政府要员,但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人,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所以时常用那样的架势进行谈论。

康妮做起了一份比较清闲的工作,仍然和那些强硬的剑桥学生们经常来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不满。她的那位二十二岁的新男朋友是刚从德国波恩回来的青年,在那边学习了采煤技术。他有两年在剑桥的求学经历,现在他已经位居陆军中尉了,所以,他当然有条件目空一切了。

克利福德·查泰莱出生于贵族家庭,父亲是男爵,外公是子爵,虽然不算什么大贵族,但是他属于贵族阶层,身份要比康妮知识分子阶层的身份高贵得多。

即便克利福德的家族比康妮的家族更有地位,但他的处世行为却远不如康妮磊落大方,有时还可以用怯懦来形容。在上流社会,即由地主贵族们组成的狭小圈子里,他还能左右逢迎,但一到由其他阶层及外国人组成的比较丰富的社会当中,他就忐忑不安起来了。其实事情的真相是,他对中下阶层的人和外国人基本上没有了解,从而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恐惧。当他感到自己身旁的所有保障都不存在时,他马上显得局促起来,事实上,他的特权是不会受到侵犯的。这种感觉错位,也算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象之一吧。

因此,他着迷于少女康斯坦丝·理德泰然自若的神情。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自控的男人,那么她就更是一个能够操纵外部世界的女人。

然而,他却是一个连自己的阶级都背叛了的人。也许用“背叛”来形容有些过分,的确很过分。他只不过是和那些对一切都不满的年轻人一样,只要是权威的他们就要反对。像自己的老顽固父亲那样的父辈们真是迂腐得可笑。政府也不例外,尤其是这个投机主义的政府。军队的将军们也很滑

稽,还有那个基钦纳,总是红着个脸,更是滑稽至极。还有战争,尽管它带来了这么多杀戮,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

实际上,整个世界都是那么的荒唐。因此,一切形式的权威,比如军队、政府、大学,以及现在的统治阶级都不例外。克利福德的男爵父亲杰弗里简直是荒唐得无药可救。为了让自己的煤矿工人参战,他下令砍掉了自家的林场让他们失业,而自己却只会坐在家里大叫爱国,为国家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查泰莱家的大小姐爱玛向来都不屑于杰弗里男爵以及他的爱国热忱,后来她去了伦敦做护士。对于妹妹的这种埋怨,作为家族继承人的大哥赫伯特觉得很可笑,而弟弟克利福德则是一笑了之。不可否认,这就是一个荒唐的世界。可当自己也置身其中做起荒唐的事情的时候呢?……至少还有像康妮这样不同阶层的人,他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前线的军士、被征入伍的恐惧,以及有些孩子们缺少食糖和咖啡等,这些事情都是她们所关注的事情。当然了,这些错误的事情全系荒唐的政府所为。而克利福德认为荒唐的是政府本身,而不是因为缺少咖啡或者前线的军士才荒唐。

执政者似乎听到了些民众的微词,想要改变处境,却采取了更加荒唐的方法。一时间,人们就像戴上了“疯癫的帽子”乱成一堆麻,直到劳合·乔治出来维护局面。这已经不是荒唐能够形容的情况了,连这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该对此报以什么样的态度。

1916年,查泰莱家族的长子赫伯特战死在前线,所以,克利福德将会继承家族的爵位。但他对于这个继承人的身份感到有些不适应。身为贵族

的后嗣,就必须承担继承家族爵位的使命。现在他已经承担起这个使命,就意味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这不仅是虚伪荒唐的事情,而且还让人感到十分恐惧。

杰弗里男爵完全体会不到荒唐之感。一副愁眉惨目的他除了醉心于救国,保卫自己的贵族特权之外,不理睬其他任何事情,也不管是劳合·乔治当政,抑或是其他人。即便他还沉浸在失去爱子的痛苦之中,即便与英格兰互相隔绝,即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是霍拉肖·博顿利也成为了他欣赏的人物。就像是贵族继承爵位的传统一样,杰弗里男爵也继承了拥护英格兰和劳合·乔治的传统,惟一不同的是他的祖先拥护的是英格兰和圣乔治,但他根本不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于是,他宁可伐倒了林场,也要坚持家族的这个传统。

他希望克利福德结婚,给家族增添后嗣。虽然在克利福德的眼中,自己的父亲是个老顽固,但是想想自己除了会对这个社会发发牢骚之外,比起父亲来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他有些想法,最终仍旧昏头昏脑地接受了爵位,以及拉格比庄园的财产。

在战争初始的那些兴奋与恣狂消失之后,面对太多的杀戮与恐惧,男人是需要理解和慰藉的,他们还是期望一个避风的港湾,期望一个妻子和家。

以往,虽然查泰莱三兄妹拥有不小的人际关系网,但却都选择了避开,与世隔绝地呆在拉格比。孤立的生活让家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即便是守着家族的爵位和财产,但是这种地位降低的感觉,还是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尽管他们置身于工业化的英格兰中部,但却孤立其外。由于父亲杰弗里男

爵的那种孤僻个性,连与自己同阶层的人都不太来往。兄妹三人对自己的父亲颇有微词却又敏感有加。

兄妹三人曾经约定要永远在一起生活。现在,赫伯特孤身西去,父亲要让克利福德结婚。杰弗里男爵绝少说到此事,他平时就不大喜欢说话。他沉默的态度表示着事情本就应该这样进行下去,对于父亲决定了的事情克利福德只能接受。

但爱玛却强烈反对。这个比克利福德大十岁的姐姐坚持认为结婚就是对三兄妹约定的背弃。

克利福德与康妮的婚礼还是如期举行了。1917年,他们两个人互相依靠在这个慌乱的世界上。他结婚时还是一个处男,性爱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此之外,他俩是身同一人的,康妮很是赞赏这种似乎超越性爱与与男人本能需要无关的亲密。克利福德不像其他大部分男人那样热衷于性事。是的,这种超越性满足的关系具有更持久的意义。做爱只不过是一时的需要或者只是夫妻关系的调剂,是满足生理需要的动物行为,若成为人所必需的行为无异于是人类文明的退化。不过能生一个孩子是康妮的愿望,这不仅能增加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分量,而且能以此来镇住那个大姑子爱玛。

不幸的是,1918年年初克利福德下身残疾,被送回了国,他们不可能生孩子了。杰弗里男爵随之含恨而逝。

第二章

康妮和克利福德在 1920 年的秋天回到了老家拉格比定居。大姐爱玛因为无法原谅弟弟对约定的背弃,已经搬到伦敦的一个小寓所里住了。

拉格比是 18 世纪中期的一幢老房子,用棕褐色石头建成,而且很窄很矮小,后来又经过几次很没有规划的扩建,成了现在这样一所没有什么特点且有很多条窄小胡同的大宅院。它坐落在一处高地,周围是环境优美且有很多橡树的老猎苑。可惜的是,这里距离特弗沙尔煤矿太近,抬头就能看得到矿上烟囱里冒出的滚滚黑烟,以及远处湿漉漉的那个小山坡上贫穷的特弗沙尔村。这个矿村与猎苑的大门挨得太近,凌乱地排了差不多一英里那么长;一个个又破又脏的灰黑色小屋无精打采地歪在那里,棱角分明的砖头墙以及黑石板房顶,给人很郁闷的感觉。

习惯肯辛顿生活的康妮,她心目中的英格兰印象应该是像苏格兰的小山和苏塞克斯的沙包那样,对于面前的这一切丑陋,她只看一眼就已全部明白了,所以这种煤与铁的机械的英格兰中部她完全不在意,它丑陋得无以言状,就随它去吧。在拉格比那所昏暗的居所里,矿场里筛煤机和卷扬机一刻不停地嘎嘎作响,还有载重车换轨声,火车鸣笛声都能听得到,特弗沙